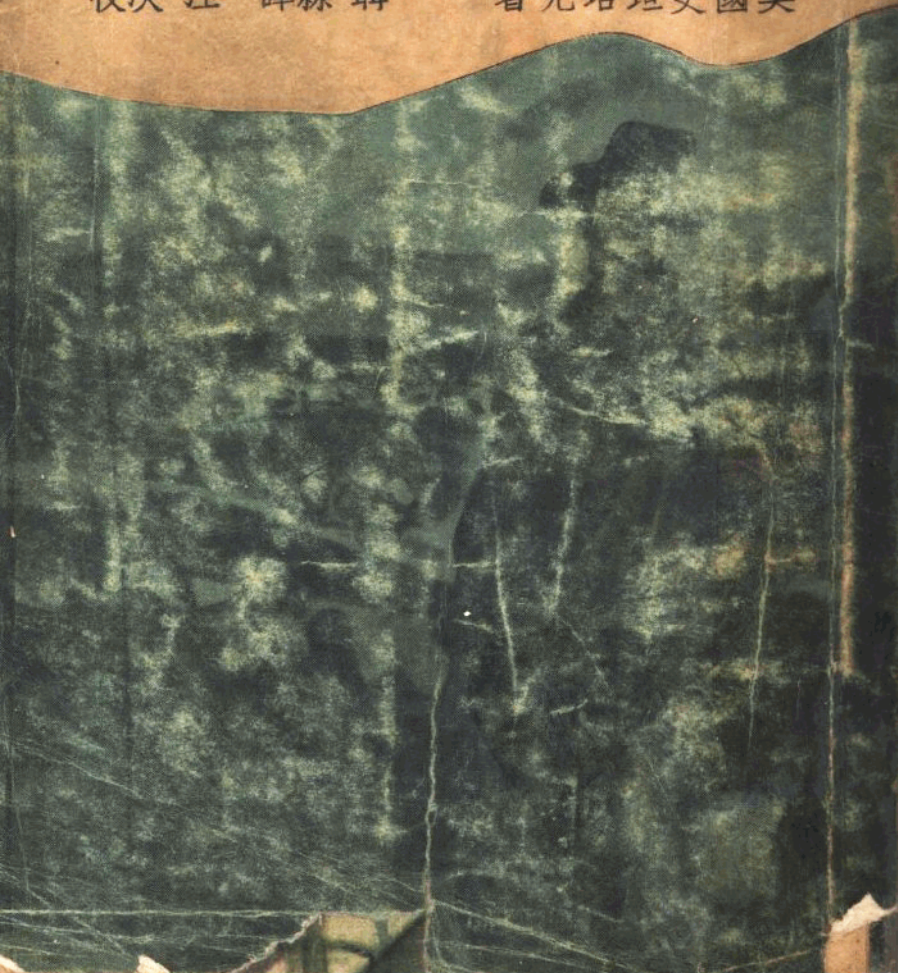


花之怒火

The Grapes of Wrath

校決汪 譯綠聶

著克培坦史國美



第十九章

加州以前一度屬於墨西哥，土地即爲墨西哥人所有，後來一班貧窮的美國人蠶湧而至，佔住了土地，他們鬧着土地荒，所以就從墨西哥人手裏將土地偷偷地拿了過來，大家瓜分了。這班飢寒的人，爲了土地大家鬧着爭着，拿了鎗守護着偷來的土地。他們在土地上造起屋子和馬棚來，耕了地下了種子，這樣土地就成了他們的所有物，而所有物也就是主權之所在。

墨西哥人比較軟弱，大家又是豐衣足食，不像美國人那樣瘋狂地需要土地，因此他們不加抵抗。

這些無權利而居在旁人土地上的美國僑民，漸漸地由僑民的地位而變成土地的主人，他們生了孩子在土地上長大。漸漸地他們對於土地，水，頭上的天空，青草，樹根等的飢渴慾消失了，因爲他們現在對於這些東西已不感到缺乏，已經能完全享受，所以也就漸漸地不大關心這些東西了。他們已沒有了以前那種爲了一畝肥田而爭奪的熱心，不必用盡氣力去置辦耕田的農具，種子和風車；也無須在黑夜裏從床上爬起來，靜靜地等候那第一聲的鳥叫，和直着耳朵聽晨風的來臨，以便乘着晨暎到田裏去工作；這種種的熱忱，渴望，忍耐，都已消失了。現在他們是以錢來計算收成，土地是以本錢加上利息的方法來估價，收成是

在種子沒有下在田地裏之前已有了買賣的交易。收成不好，水災旱災，現在不是生死攸關的事，只是金錢的損失而已。他們對於土地的愛心，已經因金錢的緣故而日漸淡薄，以前的兇狠已經因利息的緣故而變得軟弱。他們不再是農人了，只是收成的小店主，小製造家，已可在收成還沒成熟的時候就將收成賣出，於是那些不能成為好店主的農人就喪失了他們的土地，那些好店主的農人就得了這喪失的土地。一個人不管他是怎樣的聰敏，怎樣的愛着土地和生長的東西，如果他同時不是個好店主的話，他就會喪失他的土地。這樣一年年地過去，農田於是變成商人的所有物，農田也變得大了，但數目也逐漸地變小。

現在農事變成實業，農田的主子在不知不覺中學着羅馬的榜樣，他們從外國販來許多奴隸，雖然他們不叫這是奴隸。內中有中國人，日本人，墨西哥人，菲律賓人都有。商人說，這些農奴以米和豆為生，他們的需要不大，就是有了好的工錢，也不知道怎樣用，如謂不信，你瞧瞧他們是怎樣生活着，瞧瞧他們吃的是什麼。他們如果不安分，就把他們趕出去，驅逐出境。

農田逐漸地變大，主子的人數逐漸地減少。窮寒的農人絕跡了，只有販來的農奴被鞭打着，有的忍不住飢寒，受不住苦，又跑回本國去了，有的變成暴徒，做殺人放火的事，於是被人擊斃，或是被驅逐出境。農田逐漸地變大，主子逐漸地減少。

田地裏種的東西也變了以前的穀田現在變成莫木園，蔬菜是爲了飼養旁的東西而栽種的，像苜蓿、花椰菜、蔔菜、蕃薯，都是屬於這一類的。一個人雖然仍可以用鐮刀、鋤頭、叉竿，這一類的農具；但是他必須像個臭蟲似地在一行行的苜蓿地裏爬着；彎着腰，背着布袋，在棉花地裏走着；屈着膝蓋，像懺悔者似地，在花椰菜地裏爬着。

漸漸地農田的主子自己不再在農田裏工作。他們在紙上工作，他們忘了土地，忘了土地的氣息，他們只記得自己是農田的主子，只記得農田賺了多少錢，或是賠了多少錢。有的農田變得非常之大，以致一個人照顧不來，必得僱用幾十個簿記員，才可以計算它的利息和它的盈餘及損失；僱用許多化學家，試驗土地的肥與不肥；僱用許多監工，監視那些彎着腰屈着膝的人是否是在田地裏拚命地工作。這樣的主子真的變成個店主東了，因爲他也開着店舖，他付工錢給工人，工人可以向他開的店舖裏買食物，這樣錢仍舊回到他的手裏。過了些時，他連工錢也不用發給工人了，這樣可以免了一筆用簿記員的開支，因爲他的店舖可以賒賬給工人，所以一個工人有工做，有飯吃，等到工作做完結賬的時候，也許他還倒欠公司的錢。主子們不再在農田裏親自工作，也許從來沒有親眼看過他的農田是個什麼樣兒。

於是喪失田地的人都到西方去，他們從堪薩斯州，阿克拉何馬州，得克薩斯州，新墨西哥州，成羣結隊

向西出發，從那佛達，從阿肯色，全家整族的人被耕田機轟了出來。成羣的車子上都坐著飢寒交迫無家可歸的人，二萬人，五萬，十萬人，二十萬人，愈來愈多。他們在羣山中跋涉着，肚子空空地，像螞蟥似地各處找工作——挑，擔，推，拉，揀，割，都成，只要能換碗飯吃的工作都願意幹。小孩子鬧着餓，又沒有地方可以居，非工作不可。他們像螞蟥似地不安寧，紛紛地尋找工作，尋找飯食，大多數都是爲了土地而終日跋涉着。

我們不是外國人，七代都是美國人，七代以前有的是愛爾蘭人，有的是蘇格蘭人，有的是英吉利人，有的是德意志人。我的遠祖宗中有人參加過美國革命；以後在南北戰爭中，我們家裏的人參加雙方作戰的人更多。我們是美國人。

他們飢餓，變得兇暴，希望能找着一個安身的家，可是所找着的却是仇恨。阿州鬼——主子恨他們，因爲主子們知道自己軟弱無能，阿州鬼却強壯有力，自己豐衣足食，阿州鬼却是飢寒交迫；主子們也許從他們的祖先口裏聽到一個兇恨，飢餓，有武器的人很容易將軟弱人的田地偷了過來，因此主子們恨他們。在城市裏，店主恨他們，因爲他們沒有錢可以送給他們。城裏的人，小銀行家們，他們恨阿州鬼，因爲他們不能從阿州鬼身上得着什麼，阿州鬼是空無所有。做工的人也恨阿州鬼，因爲飢餓的人必須要做工，如果飢餓的人要工做，自己也要工做，那末出工錢的人自然要減少工錢，什麼人也不能想找到大工錢的工做。

喪失土地的人，移居的人，風湧地向加州而來，二十五萬人，三十萬人，人數愈來愈多。在他們的後面，耕田機在土地上滾動着，田戶們被轟了出來，於是一批新的人在路上跋涉着，一批新的喪失土地的，無家可歸，堅忍，危險的人，送上了征途。

加州的人需要的東西很多，像財富，社會上的成功，娛樂，奢華，銀行裏的保障等；可是一羣新來的人，像野蠻人似地，只需要兩件東西——土地和食物，在他們看來，土地和食物是一件東西，缺一不可的。

飢寒交迫無家可歸的人，在路上跋涉着，趕着車子，老婆坐在身旁，骨瘦如柴的孩子坐在後車，眼瞋着大好的土地荒蕪着，他知道這些土地雖然不產出利息來，但可以產出食物來，他知道把田地荒蕪了是種罪過，未墾植的土地對於骨瘦如柴的孩子是種罪犯。這樣的人在路上跋涉着，每塊土地對他們都是個引誘，他們知道得着這土地，可以使自己的孩子有氣力，自己的老婆可以生活得舒服點。這種引誘老是在他的眼前，田地老是刺激他，公司的水溝裏流着清澄澄的水，這對於他也是種刺激。

在南方，他看到樹上吊着金黃的橘子，圓圓的金黃小橘子吊在深綠的樹上；巡丁荷着長鎗，在樹林裏來回地走着，一個人爲了瘦弱的孩子想摘個橘子吃，巡丁瞧見了會走上來干涉，可是橘子的價錢如果跌落，却情願把橘子滿地的拋棄掉。

他趕着一輛破舊的車子到城裏去，尋找工作。夜晚到了，我們哪兒去睡呢？

河邊上有塊地方，叫做何非集，阿州鬼都居在那兒，你也可以去呀。

他將破舊的車趕到何非集上。以後他每到一個城市，再用不着訊問宿地，因為每個城市的郊外都有這樣一個何非集的地方。

這個地方靠近水源，沒有屋子，只有篷帳，蘆葦搭的茅棚，紙做的屋子，破銅爛鐵的垃圾堆。他帶着一家老小駛了進來，就成了這個何非集上的居民——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這樣的地方總是叫做何非集。他檢了近水的地方支起篷帳，如果沒有篷帳的話，他就到城市的垃圾堆裏撿些紙板回來，搭個紙板屋。天雨的時候，紙板溶化了，屋子也就毀了。他在何非集上居了下來，每天到各處去尋找工作，把儘剩的要買汽油的錢也就此花掉了。傍晚的時候，男人們坐在一處談話，他們蹲在地上，談論所賺到的土地。

有三萬畝地，就在這西頭。天哪，我要是有五畝地，那就好了，什麼都有的吃了。

你注意這個沒有？地上沒有種菜，沒有雞，也沒有豬，只種着一樣東西——棉花，嗯，也許是桃子，也許是萬藍。有的地方完全養的是雞。

天哪！我要是有兩隻豬，那就好了。

說來說去，那地不是你的，也不會是你的，那有什麼用。

我們怎辦呢？孩子們像這樣子是不能長大起來的。

在宿地裏，大家輕聲地傳着話，說沙佛旦那兒有工做，於是大家在夜間將東西裝上車，急急地出發，大路上成羣結隊地都是車——大家都搶着去找工做。到了沙佛旦，到處都是人，比工作所需要的人多五倍。大家都搶着找工做，在夜間偷偷地走上大道，心裏急着要工做，走在路上，瞧着兩旁的田地，可以生產食物，這是個多大的引誘啊。

那是有了主人的地，不是我們的。

也許我們可以從它上面得着一小塊地。也許——一小塊。就在那兒——一小塊。你瞧，上面現在生着野草。天哪，那塊小地上我可以種蕃薯，足夠一家人吃。

那地不是我們的，上面長着野草，我們也沒辦法。

不久前有人這樣幹過，他跑到那地上，將其中一塊地上的野草割去，像竊賊似地想打地上偷點財富。他在野草中祕密地種着菜蔬，蘿蔔，蕃薯，夜間偷偷地跑到那地上工作着。

四周的草留着，不去割掉，這樣他在這兒工作，旁的人瞧不出。

他們在夜裏秘密地種着菜，用鏽爛的鐵罐盛水澆菜。

一天，一個村警跑來了：喂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

我沒有害旁人，這事也不礙旁人的事。

我老早注意你了。這不是你的地，你這是侵犯旁人的土地。

這地荒着可惜了，我也沒有做害人的事。

你這種侵犯旁人土地的人，以後你慢慢地以爲這是你的土地了，那才够麻煩呢。你現在馬上給我滾！
村警一陣亂踢亂踩，剛發出青苗的蘿蔔被踢壞，青菜被踩得稀爛。地上仍舊長着野草。村警說的話也對，菜蔬在地上生長出來之後，這就是主權的所在。地耕種好了，並且吃着上面生長的東西，那末他就會爲這地而爭鬥，而拚命。現在，馬上攆走他們。免得他們以後把這地當作是自己的，他們是會爲了這野草中對這地而拚命的呀。

我們踢毀他的菜蔬的時候，你瞧見他的臉色麼？他簡直要殺人的樣子。我們一定要壓住這班傢伙，要弄他們，弄整個的鄉村都搶走。他們要佔住整個的鄉村。

他們是外國人，是外人。

你這話也不錯，他們雖說着同樣的言語，可是他們是兩樣的人。你瞧他們是怎樣地生活？你想我們中間有人能過着那樣的生活麼？當然不能。

傍晚的時候，大家蹲在地上談天，有個人激勵地道：「難過我們二十個人就佔不了一塊小土地麼？我們有鎗，我們佔了土地對他們說，『你們要是還有力量，就趕我們走吧。我們幹麼不這樣幹一下子？』」

他們會用鎗打死我們的，像打死一只耗子一樣。

那末，你們待在這兒預備怎樣呢？死麼？還是一輩子待在這兒？能永遠住在這種破布袋做的屋子裏麼？你要你的孩子又怎樣呢？還是要他們馬上就死麼？還是拖下兩三年，像他們所說的什麼滋養不足而死呢？知道我們每天吃的是什麼嗎？乾燭餅，窩窩頭！知道做燭餅的麵粉是怎樣來的麼？是從麵粉車上掃來的麵粉末呀。

宿地上大家在談着話，身體胖胖的村警掛着鎗，在篷帳間大搖大擺地走着，口裏說道：「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，非壓服他們不可，否則他們要造反了！他們簡直像南方的黑人一樣的危險！他們要是聯合起來，那末什麼也阻止他們不了。」

引證：勞倫村村警擬驅逐侵犯土地之移民，該移民予以抵抗，村警不得不用武力，詎知該移民中之十一歲幼子竟用廿二口徑來復槍將村警擊斃云。

他們是班毒蛇，不能對他們客氣，他們要是和你強辯，先下手為強。一個乳嗅未乾的小子能用鎗打死村警，大人更還了得？情形是如此，你得比他們更粗暴，用野蠻手段對付他們，嚇唬他們。

他們要是不怕，那怎麼辦呢？他們要是立起來抵抗，還你的鎗，那怎麼辦呢？這班人自小就帶着武器，鎗成了他們身體的一部份。他們要是不怕，那怎麼辦呢？他們要是像林巴人對付義大利，德意志人對付高族人，土耳其對付比桑頓一樣，成羣結隊地走到土地上來，那怎麼辦呢？他們是土地的飢渴者，雖然武器不充足，但巡警阻止他們不了，殺戮和威嚇阻止他們不了。一個人不但自己肚子裏鬧着飢荒，孩子們也嚷着飢餓，這樣的人你怎能嚇退他們呢？你決不能嚇退他們，因為他們現在身受的恐慌比其他一切的恐慌更要切身，更要厲害。

何非集上大家閒談着祖父從印第安人手中得到這土地。

現在不對了，我們現在所說的是偷竊的行爲，可是我並不是個小偷呀。

不是小偷麼？前天晚上你打一家屋子的走廊上偷走一瓶牛奶。你又偷了些銅絲賣了，買了一塊肉吃。這固然不錯，可是我的孩子肚子餓了，鬧着要吃。

不過這總算是偷竊。

你知道費爾福那傢伙是怎樣得着那個牧場的麼？我告訴你聽吧，那完全是公地，什麼人都可以有份。於是老費跑到舊金山，到各酒店裏買動了三百個流氓，這班人就居在那地上。老費給他們食物吃，給威士忌酒他們喝，等到這些人把那塊地弄得整整齊齊的時候，老費就向他們把地要了回來。他老是這樣說，那地每畝花了他一瓶威士忌酒的代價。你說這是不是偷竊呢？

嗯，這當然做得不對，可是他一直沒有爲這事被送進監牢裏去。

是的，他一直沒有爲這事吃官司。好比是那個人把一只船放在車子上，因爲自己是坐在船裏，所以說自己是在水面上走——這個傢伙沒有坐過監牢。那些用錢運動國會議員和立法的人，也從來沒有坐過監牢。

加州各處的何非集上都是這樣紛紛地議論着。

於是武裝的村警跑進集上來驅散這班移民。快走，這是衛生局的命令，這個宿地對於衛生有妨礙。

叫我們走到哪兒去？

這不關我們的事，我們是奉了命令來叫你們打這兒搬走，旁的事我們管不了。快走，半小時之後，我們要用火來燒毀這宿地。

這兒有腸熱症。你是不是想要傳染給這裏？

我們有命令要你們打這兒搬走。馬上就走！半小時之後就要用火燒這宿地了。

半小時之後，宿地上冒着火焰，紙板屋，蘆葦屋，燒得火舌直向上冒。大家坐在破舊的車子裏，又在公路上跋涉着，尋找新的何非集。

在堪薩斯州，阿肯色州，阿克拉荷馬州，特克薩斯州，新墨西哥州裏，耕田機在土地上滾動着，田戶們被轟了出來。

加州已經來了三十萬難民，後面來的仍是源源不絕。在加州各處的公路上都是這些鬧着飢荒的人們，像螞蟻似地在奔波，在推拉，在工作着。只要一雙手能做的工作，就有五隻手伸出來要；只够一人吃的食物，就有五張嘴張開着要吃。

那些大地主們，他們有錢可以買歷史書看，有眼睛可以看歷史上三種事實，第一個大事實是：當財富

聚在幾個少數人手裏的時候，這財富會被人奪去；第二個事實是：多數人鬧着飢寒的時候，他們會用武力奪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；第三種事實是：在歷史上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出：壓迫只是加強被壓迫者的組織。大地主們忽視了歷史上這三種的呼聲。土地集中到幾個少數人的手裏，喪失土地的人逐漸增多，而大地主們的各種措置都是朝壓迫的途徑上走着。他們的錢是花在購辦軍器和毒氣上，藉以保護他們龐大的財產，僱用許多密探，去探聽有否反動的計謀，好及時予以消滅。他們忽視了經濟的變遷，忽視了這變遷的因果；他們所考慮的只是如何消滅反動的方法，而讓反動的因繼續存在。

奪去了人們生活的那種耕田機、載重皮帶、生產機器，大大地增加起來；在大路上奔波的人們也增加起來，他們想在大的財產中獲得一些些度命的根源，瞧着路旁荒蕪的土地，哀心不無羨慕。大地主們聯合起來，組織協會，保護他們的利益，互相商討如何威嚇，如何殺戮，如何用毒氣的方法。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懼怕一個主犯——三十萬難民——他們要是都團結在一個領袖的下面——那就完結。三十萬饑寒交迫的人，他們要是一旦覺悟自己的力量的偉大，那末土地就是他們的了，世界上所有的鎗，所有的毒氣都不能阻止他們了。因此大地主們利用他們龐大的財產，想盡各種方法去摧殘他們，去毀滅他們。每種微細的方法，每種壓迫，每次對於何非集所施的驅散，在宿地上大搖大擺的每個村警，這些都是將他們所恐懼的

那一天的來臨延長一些，將不可避免的，那一天用石灰彌補一點罷了。

大家蹲在地上，面容枯瘦，衣衫襤褸，肚子餓，眼睛凹入，可是在他們的四周却是肥美的土地。

你聽到說麼？就是那第四家篷帳裏的孩子。

沒有，我剛才到的。

那孩子在夢裏哭了起來，睡着的時候打滾，他們家裏的人以為他肚子裏有蟲，於是沒有照料好，就死了。他們說那孩子得的是黑舌病，是因為缺少滋養食物的緣故。

真是太可憐了。

他們家裏沒錢埋他，想把他扔到野地裏。

太可憐了。

大家伸手到衣袋裏摸出小銀角子，不一會，那篷帳的門前堆了一小堆的銀角子。

我們的人都是些良好的老百姓；我們的人都是些仁慈的人。求上蒼保佑仁慈的人有一天會不貧窮下去，求上蒼保佑小孩子們有一天能够有得吃，有得喝。

協會的主人們知道有一天這種祈求會停止的。

那就是結局啊。

第二十章

羅茜和溫飛、康義和羅絲、牧師開生，幾個人坐在車子的物件堆上，等了好半天，他們在炎熱的天氣裏坐在車上，在貝克佛鎮的驗屍官的辦公屋子前面等着。爸、媽和約翰伯到裏面去了好一會。過了一會，從屋子裏抬出一隻筐子，他們將死屍從車上抬了下來。他們於是坐在太陽地裏等驗屍官驗屍，閒問死的緣因，填了證明書。

亞兒和湯姆兩個人，在街道上閒走着，瞧瞧玻璃窗裏的擺設，和人行道上忙忙碌碌的行人。

過了好一會，爸、媽和約翰伯走了出來，他們靜靜地像是有滿腹心事的樣子。約翰伯爬上後車，爸和媽坐上前車的座位上。湯姆和亞兒走了回來，湯姆走到前車，坐在趕車的座位上，靜靜地等候他們的吩咐。爸筆直地瞧着前面，帽子壓在額角上。媽用手指摸弄兩腮和眼睛，瞧着遠處出神。

爸深深地嘆口氣道：「一切都做好了，沒有什麼旁的事了。」

媽道：「我知道。她喜歡好好兒埋葬，她生前老是這樣說的。」

湯姆別轉頭瞧着他們，問道：「葬在村上麼？」

爸搖了搖頭道：「我們的錢不夠用，辦不到。」他轉過頭向媽道：「別難過，我們無論怎樣去想辦法，也是沒用，錢不夠用，這是沒辦法的事。你想，化粧棺木，請牧師，買墳地，這都得要錢，比我們現在所有的錢要多上十倍。我們總算是盡了力了。」

媽道：「我知道。她生前說要好好兒的埋葬，這話我總忘不了。現在只好不想它了。」她深深地嘆了口氣，手指摸索着嘴唇邊，繼續道：「驗屍官人到得很好，雖然有一點架子，可是倒很和氣的。」

爸道：「是的，他說的話很爽直。」

媽伸手拂了拂頭髮，將下巴緊了緊道：「我們走吧，找個地方歇腳。我們一定要找事做，安居下來才是，不能讓孩子們老是鬧着肚子餓，祖母就不是這樣的。上次有葬事的時候，她總是要好好兒吃一頓的。」

湯姆問道：「我們上哪兒去呢？」

爸取下帽子，抓了抓頭皮，道：「找宿地去。剩下的一點錢現在不能用完，能用到找到了工作時才好。開車向鄉間去吧。」

湯姆踏動馬達，車子穿過城市的街道，駛到郊外，瞧到前面一道橋的旁邊支着不少的篷帳和屋子。湯姆道：「就在那兒停車吧，可以問問他們什麼地方有工做。」他將車駛到橋旁，停在宿地的旁邊。